# 皇明史概

#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二

朱國禎輯

## 平西南諸蠻

甲辰　上聞吳王位親師武昌陳理出降　初友諒乘元亂以勇悍聚其黨橫行江湖間招引溪洞蠻爲助蠻之種類至多各有地界各有長官性貪甚但以寸帛招之無不應本寨不足乞之別寨報數名一千實二三千焉亦如之喜鬭輕生自辰靖而上達於川廣皆是種也友諒雖無遠畧然其氣力能驅使此輩破城陷陣恣所擄掠故其勢大熾由江州直下目無金陵且席捲

與會矣既遇　眞主戰屢敗鄱陽之役蠻人見水勢洶
湧砲聲震裂率跳岸而逃友諒既死武昌不守　六月
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遣其溪洞長官硬徹
律等以元所授宣敕及印章來上請改授官命仍置安
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爲之
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設宣撫使一以向大旺什用爲
之統軍元帥二以南木什用潘仲玉爲之抽攔不夜黃
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沒葉什用大蟲什用硬徹律爲
之幹坪洞元帥府設元帥一以向顯祖爲之梅梓麻寮
三洞各置長官一以向志明唐漢明爲之署慈利軍民

宣撫司以其土官覃垕夏克武爲宣撫使田重厤同知司事時垕等歸順以故元所授參政照會三道來乞改置官司　上從其請且俾因其俗而治九月澧州鄉土酋易華來降華自壬辰兵起集少壯據黃牛峯至是徐大將軍招之乃降未幾復叛討斬之上以慈利土官覃垕來降置司以爲宣撫使使田重厤爲同知垕貢馬二十四賞賚之乙巳六月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鄉事楊琛歸欵　上曰仁智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率先來歸可嘉俾仍爲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州等處軍民宣撫使兼新軍萬戶以三品銀印授之何

文輝平山尖寨擒斬萬宗等斬之七月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遣弟光受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以元所授宣勅印章來　上命光寶爲四川行省參政行容美洞等處軍民宣撫司事仍爲置安撫元帥治之彭世雄爲保靖軍民安撫使田升玉爲鎮南軍民宣慰使田光俊爲太平臺宜靖安等處安撫使墨色什用爲柔

直菴溪等處宣撫使田思勝爲守鎭邊境大屯等處軍
民元帥府元帥楊妙興爲守鎭邊境等處元帥府元帥
自餘副使萬戶千戶等凡數百人皆以其初來歸附故
也　上諭各宣慰諳曰谿峒互相控制必得世守之臣
乃能盡撫綏之道爾自前代以來祖父皆受爵命以官
其土今能保境安民效順來附良可嘉也　又賜勑曰
國家以武定四方有能嚮慕効順者必授以官爵爾以
所保境土歸附其餘谿洞民庶悉能撫治其益同心宣
力繼爾前人之志其後辰州蠻叛　上諭指揮楊仲名
曰兵以恤民爲重伐暴當先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旣不

同於人事甚不拳於天時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遵化以致累世爲良民害今命爾相機進取以消民患爾其深制人之韜以稱朕意

吳元年七月命左相國徐達按視湖湘　上諭曰武昌既平湖南郡邑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望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爾當撫綏招徠俾安生業于是所至望風迎降以楊璟爲湖廣參政諭曰湖南黔洞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宜多方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採結聚之徒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勦捕脅從開釋收復鎮撫以綏遠人璟率師由松滋至灃陽等處招

撫駐師三江口覃垕等詣軍門謁見思沅兩界軍民安
撫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指揮王過成進攻石牆茶芽
諸寨悉破之于是土酋劉陽黃寧茶鄉譚悅道湘陰吳
仁琮劉玉等皆納款別將張秉彝招雷州諸酋皆降日
蒸間餘寇竊發率千戶王清擒斬七十餘人乃定
洪武元年戊申廣東既平都指揮同知耿天璧取南安
保昌等州與生黎化黎小陽洞主江官泰等戰敗之皆
出降編籍定賦七月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
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賫印章詣平章楊璟降
九月湖廣保靖安撫司安撫彭萬里遣子德勝奉表獻

馬及方物詔改為保靖宣慰司以萬里為宣慰使十月改均州乾寧安撫司為環州府南建州為定安縣十一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民以權至廣西衛鎮撫彭宗萬戶劉惟善以兵護送將抵兩江會來賓洞人謝宗富寇掠楊家寨帥督宗等擊破之安輯其地兩江由是懾服

二年正月湖廣行省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為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

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照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知
事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通州王毅爲副使六月思州
土官田弘正遣萬戶張思溫貢馬及方物弘正仁厚子
也是時仁厚卒弘正來告喪且請襲職詔俟其服闋授
之賜綺帛鈔錠慈利人唐勇集兵據麻寮寨即其地置
千戶授勇官守之七月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遣安
府岑漢忠向武州黃世鐵左江太平府黃英衍思明府
黃忽都龍州趙帖堅各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
顏爲田州府知府漢忠爲來安府知府世鐵爲向武州
知州英衍爲太平府知府忽都爲思明府知府帖堅爲

龍州知州兼萬戶皆許世襲中書省奏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内地可無後患　上曰溪洞猺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其機全在守令今且以兵分守要害鎮服之俾日漸教化數年之後皆爲良民何必遷也十二月辰州永順宣撫彭添保遣其從兄徹保來朝貢馬及方物詔以永順宣撫司爲永順軍民安撫司添保爲同知總兵官兩廣既平丘廣等兵至上思州蠻寇黄英傑拒戰廣擊敗之擒從賊黄權等英傑走十萬山復以兵追及斬之上思州平湖廣慈利縣土酋叛殺千戶覃友仁命左丞周德興平章曹良

臣李伯昇將兵討平之
三年庚戌正月遣使以文綺上尊賜來安府知府岑漢忠及其弟漢良其子振先是漢忠漢良自入雲南招諭定遠諸郡縣十有六處漢良因以兵守其土　上嘉勞之仍詔漢忠以兵招諭未附之地辰州諸洞長官楊秀榮等來朝各賜冠服仍舊職立衛轄之三月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其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不常近南寧盜談布政賓州盜贊郎官等肆掠已遣兵討之然府衛之兵遠在靖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

鎮之廢苗獠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得安生而無奔竄

失業之患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爲南丹州軍民安撫司雖

統地十有七州然皆深山曠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

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强者動肆跋扈

至於殺河池縣丞益護與諸蠻相扇爲亂此豈可姑息

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廢

其民知官府之尊而不敢自恣諸蠻知兵重而不敢爲

亂此久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悍動相讐殺因

而爲亂一方皆警其始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

近年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潯州經歷

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轄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之有司無事務農有事率之捕盜如此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詔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命莫天護赴京實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破賊有功者又置靖州衛命指揮同知劉才僉事孫維劉福等築城戍守統湖耳等處土官四月單犀構諸洞蠻爲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以兵討之諭以驅逐不必窮追兵至賊衆下山迎敵擊敗之乘勝追至牛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

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敢上乃回駐山下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屋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汞謙往報爲屋所執由是盡知吾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爲持久計使人來請軍餉　上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叅政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勑至璟乃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七月以殿中

侍御史尋适爲廣西按察司使監察御史王子啓胡司祺爲僉事　上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熟化况兵戈凋瘵之餘未遂生業恐有司不能撫卹又從而虐害之兹特命爾等往司風憲須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如有奸貪強暴虐良善者爾等就逮其人鞫問審决然後以聞若侯闗而後决道理遼遠往復不無淹滯又曰凡爲治無責近效若官守職民安業爾等但安静以撫之十月覃垕復出爲寇命江夏侯周德興討之并茅岡諸洞皆破

五年壬子正月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來朝賜綺帛

衣服置司仍舊職貴州宣慰使鄭彥文及土官宣慰使靄翠等來朝賜文綺襲衣皆仍舊職又置貴竹等十一長官司普定府女總管適爾及其弟阿甕等來朝賜羅衣及文綺以適爾為知府並各番土官龍世昌等朝貢皆如之　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為副將兵討之愈率營陽侯楊璟宜春侯黃彬出澧州德興率南雄侯趙庸指揮僉事左君弼出南寧良率平章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宣寧進忠宣撫使田惟戴來朝賜襲衣文綺惟戴尋病卒勑有司具殮還其柩

以子茂長襲職二月潮州故盜數何其入朝其舊部曲分散者各走險與山猺海寇相結聚據揭陽潮陽二縣指揮僉事王友等兵討之斬僞元帥三人獲賊一千一百六十餘人餘黨悉定又有撩陽江者亦捕滅之左君弼在南寧獲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猺多驚擾遂相搆爲盜官軍討平之斬百餘級擒二千八百餘人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四月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等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七月巳卯貴州宣慰使靄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犵狫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 上

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霸翠所激謂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霸翠所請不從將啓邊釁宜豫防之吳良等平五開潭溪古州諸蠻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九月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遂克泗城州化州石龍縣餘寇結連黃泥山等砦猺蠻作亂焚掠陸川北流二縣廣西衛兵討平之

六年癸丑正月四川筠連州縣大眾蠻酋編張等叛詐稱雲南兵據湖南長寧諸州縣命指揮袁洪討之洪引

兵至敘州慶符縣攻破清平等關擒僞千戶李文賢百戶李布編張遁走後以兵犯江安諸縣洪追及之又敗其衆焚其九寨獲編張男僞鎮撫壽僞千戶徐官 上聞諭洪曰南中蠻夷作降作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今後其俘宜悉編爲軍如再不服然後誅之所叛之境必以兵威震之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旣兵索之毋遺民患番人寇隆德縣陸涼衛指揮兆德等討捕擒殺七十餘人 編張復聚衆據舊寨洪再討之遁去洪追至小芒部不及遂取喬花寨降蠻酋阿倉等自是編張不敢復出其衆悉平 廣東奏近儋州山賊作亂已調兵勦捕

獲海船十八艘殺賊二千二百七十餘人生擒五百二
十四人其儋萬二州山深地險宜設兵衛鎮之詔置儋
萬二處守禦千戶所　田州總管黃志威招撫奉議等
州一百一十七處人戶皆來款　上嘉志威之功命以
安州侯川陽縣爲之十一月給田州牛種仍蠲稅二年
四川龍渠洞宣撫使聚吾什遣子嶽備可宜來朝納元
所授印誥因置龍渠洞千崖太平三安撫司并宣化州
俱秩正三品思南永順保靖皆如之立四川龍州以土
官薛文勝爲知州當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前土官高
爲正招討王藏玉爲副招討定四川之雲陽榮山萬

三州為縣又開設各州州縣分治巴縣蠻王立保作亂稱應天大將軍統佛圖閉犯遁遠南絕二門千戶左靖擊走之立重慶衛等以指揮阮鼎

七年甲寅正月柳州道村寨蠻寇韋布等以妖術亂指揮僉事周誼討平之擒布及從賊黃寬等百八十人斬布餘黨戊二月貴州衛指揮僉事張岱率兵攻谷峽刺向溯寨蠻寇的令等走之追至的拔寨大破其衆三月中書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宜收其賦稅論令從輕四月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平之四川茂州諸土官來朝　播州

江度蠻王安等作亂討平之

八年乙卯正月陞四川永寧長官司酋陽宣慰使皆爲宣撫司置平茶邑梅麻陽石耶洞四長官司皆用土酋爲之貴州衛指揮同知吳汝討蠻苗播桶等四十餘寨悉平之貴州江力江松判向等寨復與播桶等連結苗獠二千餘人作亂圍定水堡殺戍兵平越安撫司乞兵救援即命胡汝率兵討平之

九年丙辰　上以西南夷土官世居荒服未嘗躬朝闕下令率所部酋長入覲于是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慰田弘正播州宣慰楊鑑等皆來朝賜賚嘉獎勉以敬

上愛下仁智歸至九江卒遣官致祭還其柩左江太平府龍州土官趙帖堅言本州地隣交阯所守關隘二十七處設有警急須申報太平達于總司比報下已涉旬月恐誤事機乞依奉議泗城二州隸廣西爲便從之雲南人苟德祖仕元世襲邛州六番招討使明氏據蜀德兄安夜爲黎州招討使明氏亡夷民潰散德奉母還居邛州至是四川守臣招之德遂來朝貢馬且請置官司詔以德爲黎州長官賜印及衣服綺帛播州宣慰楊鏗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 上諭曰爾先人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然纖世非難保業爲

狃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于永久也貴州新添蠻犵狫融縣人潘有作亂皆擊斬之命各路洞蠻人出沒處各擇要地立巡檢司仍諭以譏察非常不得生事啟釁皆屬有司節制

十年丁巳十一月四川威州等處土酋董貼里叛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討之十二月兵至皆來降詔置威州千戶所守之

十一年戊午正月立黃平千戶所初立安撫司既而蠻人屢劫略宣撫司不能治改置千戶所調貴州千戶張

湖領兵守之二月置茂州衛指揮使司時四川都司遣
兵修灌縣橋梁至天陶關汶川縣土酋孟道貴疑之集
部落阻陶關道都司遣指揮胡淵童勝等統兵分二道
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次陶關遇酋伏
山冊投亂石從兩崖下兵不能進適汶川土官來降得
其間道乃選勇士捲旗甲乘夜潛入兩山後遲明從山
頂張旗幟發火炮蠻人駭走我師進至鴈門關道險
酋復據之乃駐平野得漁舟渡兵至龍山鐵野寨擊破
之其由石泉進者次泥池蠻酋悉衆拒戰千戶薛文突
陣射却之士奮擊大敗其衆兩軍遂會於茂州土酋楊

者七迎降以者七牧其民乃詔立茂州衛署指揮楚華將兵三千守之淵等仍會丁玉征松潘等處三月四川茶鹽洞獠不供賦稅拒命重慶衛調兵征之俘其衆一百五十六人詔悉宥之置莊浪分衛於展北命指揮僉事李景守之四月命思南宣慰收集各洞打手二千人征用五月下沙木洞土酋以其衆叛湖廣都司發軍討之擒酋并其黨六十二人械至京師誅其首餘釋之戍邊六月五開洞蠻吳面兒等作亂指揮僉事過興死之初面兒以邪法惑人因聚衆爲亂興以兵三百往捕衆寡不敵父子爲賊所執俱被害 上命辰州衛指揮

陽仲名率師討破之而兇逋去諭曰三苗不仁自當夷
滅不必窮追置黔江千戶所時彭水縣知縣聶原濟言
黔江地接散毛盤順酉陽諸洞蠻寇出沒屢爲民患宜
設兵衛屯守詔從之十一月番族屢入犯西平侯沐英
爲征西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將京衛及河南陝
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十二年已未儋縣賊彭普貴誘衆作亂轉攻州縣知縣
顧師勝率民兵捕之爲賊所殺　上賜詔褒卹仍勑四
川都司音亮等勦捕如力不支須煩大軍遣使來言毋
失事機尋切責亮等老師失機　命李文忠分一軍由

棧道撲滅普貴焚掠十四州縣丁玉進兵盡殲之陝西四川都司番酋洞猺一百二十六人釋其罪發戍海南皆給糧賑之

十三年庚申正月廣西泗城州土官岑嘉忠之子振作亂討降之廣東右衛百戶翁顒討山寇房文廣戰于矮嶺死之文廣之衆爲衛兵所殲南雄侯趙庸鎮廣東剿陽春諸盜七月丙辰遣還廣西兩江思明等府民入京聽差遣者　上謂禮部曰溪洞民遠居京師去土懷鄉多生疾或致死亡非柔遠人也其各遣還鄉里給鈔爲道里費九月大征雲南勑播州宣慰楊鏗曰爾世守播

州作朕藩屏然輕聽浮言易生疑貳故積怨日深今大
軍南征多用戰騎爾當以馬三千率酋兵二萬爲先鋒
以表爾誠又勑金筑長官定番州西南諸夷雖曰歸附
然不過暫人貢而已爾首獻馬五百疋以助征討其誠
可嘉故特遣使者往諭候班師之日重勞爾功　福安
縣民作亂指揮僉事李會等討之賊衆八千餘人拒敵
指揮張春以兵來會賊懼遁入山谷適延安侯唐勝宗
總兵征處州平陽等處聞之分遣將士追捕獲賊二千
五百餘黨分散潛匿惠等尋討平之
十四年辛酉正月置松潘等處安撫司以龍州知州薛

文勝爲安撫使又置阿背洞等十三族長官司及副長官五月五溪洞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瘢鏃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阯朕常歎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乃固請受命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靖州蠻

作亂衛兵討平之八月南雄侯趙庸平陽春侯官縣蠻寇奏捷勅諭曰嶺南民入叛既久屢叛征服朕非得已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摽掠久為後患卿以兵剿平捷報至京朕甚爾嘉但所奏俘囚數多朕思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卹以致作亂可會都布二司取俘囚中首惡誅之協從釋歸田里庸得勅斬首賊李佛隆數人餘皆得免十一月趙庸擊潮州賊俞賊首偽萬戶饒海一百五十人斬四千級釋脇從千餘人瀧州海寇曹真自稱萬戶蘇文卿自稱元帥合山賊單志道李子文李平於湛菜大步小亭鹿步石灘鐵場清遠

大羅山等處據險立寨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縣趙庸率步騎舟師一萬五千餘人分道擊之進至鹿步卒與賊遇山深道阻官軍與戰多陷沒者賊亦傷死甚多已而賊構大步車叐塘諸處急趨南雄庸率精銳與戰賊勢稍挫會廣東參政閔純千戶張會率軍民來援併力擊破之賊乃棄資裝器械水中駕虛舟而遁我軍乘快船追之擒一千七百餘人獲舟六百餘艘復遣指揮徐賓等帥師攻鹿步麥瀝石灘清遠雷鄉諸寨轉攻湛菜小龍水皆大敗之擒賊二萬餘賊屬八千有奇斬首五千餘招降縣民三千三百餘戶復業漳州龍巖

縣民作亂自立　侵採夯郡指揮使僉事孫晧朱貞
等討平之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衢處溫山寇擒賊首
吳達三葉丁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
人斬二百八十級餘寇遂平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
諸洞長官作亂命周德興移兵討之仍命汝南侯梅思
祖都督僉事張銓為之副時德興帥師征五溪蠻人
散走及是命復討諸洞皆平之
十五年壬戌趙庸進兵討東莞諸盜凡克寨十二擒賊
萬餘人斬二千級又破石鼓赤嶺等寨擒偽官百餘人
其黨潰散海陽縣賊曹名用聚衆殺掠庸調指揮僉事

詹繼補之追至崑崙山黃鶯畬擒名用并其黨悉誅之并擊孔源山蠻盡俘其衆因籍屬戸萬人爲木軍六月四川茂州土官知州楊者七謀作亂官軍捕斬之初大軍克茂州者七來降就以爲知州至是陰結生番約日伏兵陷城有小較容告于衛遂發兵捕斬者七生番不之覺如期入寇官軍掩擊敗之於是盡徙羌民居於城外海南會同文昌二縣蠻莫不祖等作亂都指揮王瓛討平之八月萬儋二州民陳鼎叔等作亂陷陵水縣官軍擊斬之十一月晉安軍民府知府者額辭歸　上諭之曰王者以天下爲家聲教所暨無間遐邇况晉安諸

郡密邇中國慕義來朝深可嘉也今爾旣還當諭諸酋
長凡有子弟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
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以變其土俗同於中國
豈不美哉復賜者額金帶及織金文綺帛鈔遣東莞增
城三縣降民三萬四千四百餘于泗州屯田趙庸旣平
群盜俘其首號王者至京遂班師
十六年癸亥九月命鄧鎮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
寧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府廣
東猺賊作亂剽掠旁近由是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
煽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同

知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十月詔
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誥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
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爾黔中之地官皆世襲間有婦
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土官法叔之妻商勝
質賦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
榮冠衣之以斯爵仍撫其民以尊聲教可特授中順大
夫武定軍民府知府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
一視同仁之意於是并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
帶己亥廣西都指揮使耿良言田州府知府岑堅泗城
州知州岑嘉忠率其土兵討捕猺寇多樹功績臣欲令

其選取壯丁各五千人立爲二衛以嘉忠之子振堅之子汞通爲千戶統其兵俾之守禦且耕且戰此古人以蠻夷攻蠻夷之策也如此則官軍無遠戍瘴癘之患民免饋運之勞矣詔是其言行之

十七年甲子龍泉諸山寇悉平閏十月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廵檢有兵獞二百人令皆爲民請收集爲軍　上不許因諭之曰兵獞既爲民矣國家之兵豈少此二百人朕嘗下令凡故元時士卒隸民籍者不許相告豈可以爾之一言格朝廷之令乎

十八年乙丑正月慶遠府東蘭州蠻寇韋富撓作亂廣西都司發兵討平之富撓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有東蘭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竄匿山谷迄故元富撓之父晏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二年富撓遣家人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爲巳物朝廷初不知因以錢保爲東蘭知州既而錢保徵歛暴急山民不服遂從富撓作亂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錢保冐襲之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乃定四月柳州府馬平縣民韋篤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據強弓毒矢潛守隘口

卒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乞於賊出沒之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斷其出路譬猶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以盡勦然此雖賊盜豈無良心昔陳景來爲知縣㺚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得良吏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亦當革心向化　上嘉納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守令撫輯之思州諸蠻洞作亂命信公湯和爲征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副從楚王楨討之蠻寇出沒不常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計擒渠魁餘黨悉潰留兵鎮之九月洞蠻吳面兒等復寇古

州命楚王楨率湯和等進勦勑曰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湯和來總宿衛之兵以壯中軍凡軍旅之事聊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十月和等兵至古州分遣將士討上黃諸洞誘擒吳面兒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俘獲四萬餘人楚王還國和等仍駐兵撫輯其民

十九年巨津州土蠻阿奴照叛襲劫石門營千戶浦泉戰死指揮李榮等討之賊敗走追獲斬首

二十年六月廣西潯州知府沈信言府境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猺獞出沒不常近者廣西參議湯敬爲大享老鼠羅淥山生猺所戕　官軍討之賊乃登踞巖崖

扳緣樹木捷如猿狖追襲不及若又駐兵則瘴癘時發兵多疾疫又難追取及至兵退則復出爲患臣以爲平南二縣舊附猺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與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檢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拒之　上曰蠻夷梗化彼習使然使守土之官加意招徠自然向化何用殺戮若其無事但當謹防使不爲害苟爲患不已發兵致討何須團衆自困民力

二十一年四月廣西都司言各處洞猺占耕內地嘯聚劫奪居民被擾調兵收捕即逃匿巖谷兵退復肆跳梁

請於秋成之時統率所部會永道諸衛官軍屯駐賊境
扼其要害收其所種穀粟彼無糧食勢必自窮乘機擒
戮可絶後患從之九月越州土酋阿資與羅雄州營長
發東等叛命沐英會傅友德將兵討敗之阿資者土官
海龍子也越州夷言為苦麻部元末海龍居之部屬倶
羅羅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招諭來降
即以為知州尋叛英討擒之徙遼東至薊州死資繼其
職益桀驁梗化至是叛親公進兵過平夷以其山勢峭
險容爾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保歀遂遷山民往
居卑上村留千戸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過

之斬其酋　满巴清資遁去

二十二年　月傅友德等復擊走阿資土官普旦來降時阿資既敗退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友德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墮死者不可勝數生擒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二月湖廣安福千戶夏得忠誘九溪洞蠻作亂　詔東川侯吳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討之海等駐兵賊境昇獨潛兵出賊後掩擊遂擒得忠送京師斬之傅友德進平牛場拔蠻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阿資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逝也揚言曰國家

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莫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捷至命諸將分屯近地諭曰西南蠻夷盤據山川高廣無際草木叢密毒氣薰蒸兵入易生疾疫所以功多不成今大勢已定然諸蠻易動生亂大軍一回彼復嘯聚跳梁再舉爲難且還軍分據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鎮定夷情凡七月友德以疾召還諸將皆還十二月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諭忠倫發服罪獻首逆者

二十三年正月蜀王奏西番蠻人作亂燒里厓關都督瞿能等兵萬三千人從涼公藍玉徃大渡河邀擊之蠻

州山賊夏三連結諸洞蠻作亂胡海等兵三萬三千人討平之斬三千七百級獲萬三千餘擒夏三俘其黨三千五百餘人二月凉公獄捷梟土官副使觀著俘男女數千人并克散毛洞擒酋剌惹覃大旺等萬餘人分兵破諸小寨殺獲又數千人施南土官覃大勝作亂擒斬之其地悉平廣東都指揮使馬駿等擒龍川賊蘇文山等械送至京磔於市脅從者宥之　四月藍玉奏散毛鎮南大旺施南等洞蠻人叛服不常黔江施州雖有衛兵相去懸遠緩急卒難應援令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洞相連宜置千戶所守禦至是命千戶十山等領酉

陽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於大水田鎮之五月己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上諭國子監官善爲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

二十四年五月指揮同知花茂收集沿海民兵茂在廣州嘗勦平陽春等縣叛賊及清遠英德翁源博羅東莞增城龍川興寧歸善南海香山諸縣及海南雷州等處山寨猺蠻至是倭賊來寇因上言廣州地方若東莞香山等縣逋逃蛋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爲寇不時出沒劫掠人民殊難管轄請徙其人爲

兵般革前患又奏添設濱海依山碣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收集海民隱料無籍等軍守禦仍於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軍屯守　詔皆從之尋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銓等訓練廣州等衛所官軍以備茂仍出兵盡平瀧源諸峒西山猺人盤窮腸為暴擒其巢設立猺首統領猺甲河源縣民黃士柯作亂劫掠鄉村田多荒蕪知縣鄧文張奏除荒田糧米五千九百七十四石流者復業民皆安之瓊州黎自　國初歸附以來土酋王那主兵長子孫盡發為民以峒管之至是悍首漸肆崖州多備及千家村會同麻白等處僞千戶蔡斌安定光

崇木文昌白延等先後作亂花茂率諸將討平之茂尋卒贈官子英仍任守臣上言遏番之弊　詔嚴飭凡將進禁物貨私自下海潛往外國貿買趨海官軍不用心設法擒拿以致誘賊擅入內地因而被殺者全家解京重治罪十一月阿資復叛都督僉事何福為平羌將軍征之兵至越州官軍進攻連捷俘獲甚衆會淫雨不止山水泛溢阿資援絕與其衆降何福擇曠地置柵以處其衆

二十五年正月何福討雲南都勻所部諸蠻克之誅叛酋安輯其民進兵征五開等處洞蠻福又遣人奏故宣

慰使露翠妻沓香亦桀驁不服請幷討 上以非稔惡
不許三月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叛 上命藍玉
總兵討之復以玉在甘肅道遠命都督聶緯權總兵徐
司馬為左副瞿能為右副率所部及陝西步騎征之俟
玉至緯與司馬等皆為之副能等兵至柏興州月魯帖
木兒欲遁去恐我追之乃遣人請降諸將皆曰此必詐
也宜乘勢擊之能不聽斂兵以待遣使馳報賊果逸去
追之不及玉至軍中勅曰瞿能等朕委以討賊乃失機
敗事當寘諸法姑宥俾立功自贖彼月魯帖木兒等皆
無父無君譎詐萬狀方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斂兵以待

爲其所玩比又遣人到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塞柵已修
掛(撻)俐已足孳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於戰則難圖
決勝非惟(憑)而何卽令彼寨中逃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
之切莫縱還彼黨與最兇頑者一楊把事及達達千戶
二人速宜捕執賊若遣使覊之勿令復去來降蠻爲之
防月魯帖木兒亂魁必擒之而後已其柏興州賈哈喇
境内摩挲等部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
供賦稅七月能進討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僞千戶段太
平等其衆大潰二十一年十月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
攻破諸寨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遁入柏

與州九月雲南會川土官知府王春作亂指揮僉事俞輔等擊降之先是月魯帖木兒叛沐英遣輔將兵攻討至金沙江卒遇蠻寇擊破之聞春已陷會川千戶劉成戰死輔遂引兵趨會川分擊迷易等處獲其黨三千餘人春敗走追至金沙江勒兵搜捕春結陣以待縱兵擊之春復敗走始遣人納降十一月藍玉兵次柏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送京師其衆皆降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葢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長河河

西番朵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曰籍民為軍甚不可其民遠年供輸煩擾又以壯
者為兵其何以堪况克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獷悍者漸
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
長河西朵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
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令爾所統之
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回京玉遂班師能凱亦還
成都十二月都督僉事楊春討靖州綏寧蠻寇楊晟禮
平之晟禮自洪武十八年拒命不供賦稅至是春督兵
進攻斬蠻人數百俘男女千人其黨遁散

二十六年十一月戸部奏貴州宣慰司水東所轄異種蠻民言語不通雖承納租賦而近年逋負益多逃走隣境無從徵納今春亦言水西土官靄翠所納税糧八萬石連年遞減至二萬石尚不能供　上曰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不可以中國治之但羈縻之足矣其貢賦之逋負者悉免徵逃徙者招諭復業

二十七年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都督何福等討之營於越州城北都指揮李得徐毅分道四面急攻又別遣指揮何琪俞輔領壯士伏於岐路以兵挑戰蠻寇悉衆以出伏兵四起縱擊大敗之阿資復脫走

二十八年正月沐春何福等討阿資平之初阿資遁去
時曲靖土軍千戶阿保張麟所守之地與越州相接其
部屬多與之貿易春使人陰結阿保等令覘知阿資所
在於其經行之地多列守堡絕其糧道阿資困急福潛
引兵屯赤窩鋪遣百戶張忠等擣其寨擒阿資斬之俘
餘黨越州遂平二月詔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
等先二十一年九月土官趙貼堅卒無子其侄宗壽襲
爲土官知州已而鄭國公常茂以罪謫居龍州貼堅妻
黃氏有二女其一爲太平州土官李圓泰妻而茂納其
爲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貼堅妻猶持土官印與茂

圓泰專理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閤者趙觀海等亦肆侮宗壽宗壽乃與其把事等以計取土官印上封章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至京於是貼堅妻惶懼使人告宗壽擄掠又與圓泰謀刼茂妾并其奴俾往太平州及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實從子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　上詔宗壽勿問止議貼堅妻與圓泰罪既而以蠻夷遠人俱釋之至是有人告茂匿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遂詔都督府榜諭如茂果存送至京師贖罪如復違令大軍討捕罪在不赦茂果死宗壽親率大小頭

月至京具陳其由四月廣西復言宗壽拒命不出又言奉議南丹等處蠻人梗化　上命兵部尚書致仕唐鐸齎勑往諭宗壽不從命五月詔發湖廣江西衛所馬步官軍六萬餘及諸衛達達官軍各賞三月糧期以秋初俱赴廣西從大軍進征龍州奉議等處四川宋僚茶洞蠻賊田大蟲作亂都司發軍征勦賊走寶靖指揮楊錦率兵與寶靖民兵追擊斬大蟲等二百　八七月廣西都指揮韓觀捕獲宜山等縣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僞大王韋召僞萬戶趙成秀韋公旺等傳首京師時盛暑官軍多病瘴　上命觀還軍廣西八月左都督楊文佩

征南將軍印韓觀都督僉事朱晟爲左右副將軍劉眞爲參將率京衛軍三萬人至廣西會各處軍馬討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遣禮部尚書任亨泰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宗壽之故命其王陳日焜輸米二萬石餉楊文調南寧衛兵千人江陰侯吳高領之柳川衛兵千人安樂侯吳傑領之皆令從征先是高等以事獲罪故俾征討建功以自贖唐鐸還京言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勿征詔楊文移兵奉議等處仍命鐸至軍參議軍事九月宗壽偕耆民僂里等六十九人來朝謝罪貢方物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等進兵追捕柳桂西山養牛諸洞

山賊擒賊首康節孫等斬之十月楊文等駐師奉議州之東南分兵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脅從者賊皆憑險自守文屢攻破之賊衆潰散韓觀等分兵追討都康向武諸州縣破其吏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蠻寇遂平唐鐸會諸將相度山川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守雲南都指揮同知王俊至廣南築城建衛土官儂貞佑疑不自安因結群蠻據山寨拒守俊遣人招之不服輒伏兵劫掠覘視官軍進退俊乃與將佐謀曰貞佑小醜敢拒命者與諸寨

羣蠻互爲聲援故也今彼大寨憑險固守故各寨恃之以爲官軍不敢近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宜出不意亟取之彼各自救不暇貞佑必擒矣乃遣指揮同知歐慶等分兵攻各寨自將取貞佑又以兵扼間道絕其救援于是諸寨悉破賊衆潰散貞佑窮蹙就擒械送京師因命慶署衛事鎮守

二十九年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率兵至郴桂征勦山寇分遣指揮僉事宋晨等討平廣東瀧源諸洞及廣西平川雲益之地凡斬馘數千人生擒賊首呂法子等八人械送京師　上以法子等罪不可宥命戮於市

胡冕宋晨等雖有平蠻之功縱殺太過戒諭之顧成擊水西蠻功最著古州蠻林寬作亂詳貴州一則死事者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蒙賜郵平茶千戶紀達善戰嘗賞其恩倫發竟爲幹孟所逐詳麓川一則

三十年正月沔縣吏高福興及土民田九成等僧李普治謀亂縣教授王璞告于漢中衛衛遣兵捕普治獲之九成等率餘賊入沔後河及天門聚衆千餘人陝蜀間斧民因之作亂福興兵次陽平關賊黨大集有何如順者號天王突出逆戰官軍爲其所敗賊遂引衆入畧陽縣治殺知縣呂昂執教諭呂銑復燒徽州治殺學正

顏叔彬詔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討之
勑秦王尚炳練兵備不虞仍諭炳文英曰四川陜西兩
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來番漢頑民多潛遁山谷間
不供征徭不懼法度近高福興等并山賊作亂爾等討
之大軍既至其良善者招諭付所司編管為軍餘不順
化者必平之方可班師山深道險難以騎戰如軍中有
馬宜發還都司牧養止留二三千可也應有機務條列
以聞四月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來降者
多留之軍中　上諭曰爾招諭蠻民降者留寘營中此
豈兵家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靜彼豈不

知一旦背叛必有倉卒不測此事切當慎之昔元時洞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詐降厚以金帛賂其平章及左右之人平章遂推誠不疑其詐賊遂乘其無備夜入營生擒平章以去衆皆不知又閹而奴之以爲戲笑此覆轍可鑒自今降者當詢其山川地里人口錢糧預爲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墮其詐易于勦滅爾其慎之尋以逗遛無功命楊文佩征虜前將軍印韓觀副之往代清平衛奏黔陽辰溪等處蠻民相扇爲亂勅楚王楨討之九月楊文等進兵沔縣遣都指揮同知吳旺俞瑱等領兵分道並入福與奔竄無所遂

就擒并獲其黨汪伯功等悉誅之脅從者爲軍凡四千餘人十一月命都督僉事徐凱指揮使黄中孫禧將兵討叛酋賈哈剌諭曰賞罰明信行軍之要賈哈剌雖一賊功賞不立何以擒之軍士有能斬首獻者賞白金二千五百兩斬一從賊者賞銀一兩爾等師往必申明此令

三十一年二月楊文等奏克平茫州林寡何黨并從叛三十關等處洞蠻三千人惟潰入山谷者未盡剿絕遂軍士多病乞分往近地辰溪等處就糧操練以俟秋成進取餘寇　上以餘寇多脅從不必窮追詔文等還京

徐凱等平卜木瓦寨執叛酋賈哈剌送京誅之賈哈剌
麽些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
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卜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陡絶
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通人行官軍
至輒自上投石遂爲所扼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
道困之寇不得水窮促乃督將士力攻寇不能支遂就
擒思倫亦得還麓川西南皆平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二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三

朱國禎輯

諸夷朝貢

洪武元年十二月遣符寶郎偰斯奉　璽書賜高麗國王王顓尚寶館副使劉廸簡賫詔往諭安南没於南寧漢陽知府易濟代大略言東南征討已定遂平西北萬里肅清復我中國帝王舊疆臣民推戴朕　皇帝位建元洪武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四夷君長未報故特遣使斯泛海至高麗風順一日而至國人皆驚報于王顓自率兵來迎郡臣接詔拜舞奉歸國其年大旱忽霖雨

人以爲瑞濟自欽州抵安南迎接如儀時皆未賚賞賜使臣諭意即行固留以　上命止之且曰以爾順逆爲度非封國即用兵此特先試耳皆謝曰世世伏事中國况　皇帝創業非常敢不倍加恭順以永平安之福于是皆以次入貢請封禮部先定冊封禮儀號從前王議從新授使臣往賜一品服與王用平禮王稱臣其下皆稱陪臣著　祖訓以二國首先歸附子孫不得用兵征代後安南篡弑作逆用大兵終淪化外朝鮮恭順永爲外藩各自有紀

二年二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臣虎都蠻貢虎象

方物先巳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至是其貢使適至賜璽書曰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來獻朕已具悉然爾發未至我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知曩者我中國為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是以起兵討之垂三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綺段紗羅四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正果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于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實監臨之王其勉圖

勿忽虎都蠻及從者亦賚文綺紗羅差賜爪哇國王璽
書略同惟云使者已行臣[illegible]聞八諸[illegible][illegible]了前奉使于
元遣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久離本土必
深懷念今復遣人送還五月諭吐蕃詔曰昔我帝王以
道德治中國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靜向者胡人
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比
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分爭生靈塗炭朕乃
命將率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爲天下主國號大明建
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爾吐蕃未即歸命
自外生成上逆天道後悔無及尋復遣陝西行省員外

那許允德往招諭之九月定番王朝禮禮官攷朕湯之
時氏羌遠夷來享來王太戊之時重譯來朝者七十六
國周武王克商大會諸侯及四夷作王會圖周禮秋官
象胥氏掌夷貊戎狄之國使而諭說焉漢設典客及譯
官令丞以領四夷朝貢及設典屬國及九譯令武帝元
鼎六年夜郎入朝自後外夷朝貢不絕甘露元年呼韓
邪單于來朝三年呼韓邪單于稽居獨來朝並見于甘
泉宮治平元年四夷來朝領於大鴻臚四年匈奴單于
朝正月引見于白虎殿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
苑葡萄宮順帝永和元年倭奴王來朝皆有燕享賜予

之制唐設主客郎中掌諸蕃來朝接待之事有四曰迎勞曰償見曰蕃王奉見曰燕蕃國王其儀為詳貞觀三年東蠻酋長謝元深等及突利可汗來朝皆宴饗以樂之宋朝奉貢者四十餘國皆止遣使蕃王未嘗親入朝朝見之禮載禮書者與唐畧同元太祖五年畏吾兒國王奕都護來朝世祖至元元年勅高麗國王植令修世見之禮六月植來朝上都其蕃國年朝俟正旦聖節大朝會之日行禮今定其儀凡蕃王來朝至龍江驛驛官具報應天府府報中書省及禮部禮部以聞遣侍儀通贊舍人二員接伴遣應天 知府至館以賓主接見東西

座其宴次第送入會同館禮部尚書奉旨館中宴勞相
見及宴享如龍江驛明日中書省奏知命官詣館如前
宴勞蕃王及其從官具服於天界寺習儀三日朝見賜
宴謹身殿朝皇太子賜宴文華殿十二月遣翰林院編
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賫詔諭安南占城國王詔曰
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遂承正統今年三月海內諸
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
稱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
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觀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
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并而爲一此天意也况爾等所

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侵擾之事是非一時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合遣使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于上人怨于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于永久豈不美歟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後彼仁等還朝辭其所餽黄金上嘉之加賜使臣莫季龍還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占城國王阿答阿者為王詔曰咨爾占城

國王阿答阿者素處海邦定居南服惟爾祖父世篤忠
貞嚮慕中華恪守臣職朕今混一四海撫馭萬方欲率
土之咸寧嘗馳書以往報惟爾能畏天命尊中國卽遣
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王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睠茲
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賫印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
居中撫外朕方一視同仁保境安民爾當愼終如始永
爲藩輔以勉令名今賜洪武三年大統曆一本及織金
文綺紗羅四十疋復賜民間檢用曆本當勞其使肅且
麻都文綺羅〃一疋仍賜以冠帶其從者皆有賜賚
三年正月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至

期　上齋戒親爲祝文是日臨朝授使者香幣香一盒幣一文綺幣二道隨其方色祝版　上自署勑書給白金二十五兩具祭物使者人賜白金十兩及衣物而遣之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纂錄其碑碣圖籍附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略曰朕膺天地祖宗眷佑位于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罔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與天子望祭雖不親臨然未聞有遣使至祭于其境者朕思普天之下咸仰太平之治故奠牲幣遣使往告古城安南高麗山川俾其

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寧靜
庶昭朕一視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三月遣萊
州府同知趙秩詔諭日本安南
四年五月魏國公旣破王保保分鄧愈招諭吐蕃先一
年吐蕃入寇洮河衛正擊大破之窺伺未已然震慴不
敢動魏公曰先撫隨以兵無勿克者遂命愈駐洮州吐
蕃院使馬梅遣管不失結等來降貢馬及方物至是偕
孛羅罕等來朝復貢馬及鐵甲刀箭　詔以梅爲和州
指揮僉事孛羅罕爲正千戶管不失結爲百戶及其部
屬以下各賜襲衣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番仍圖山川

地形以歸陝西行省土番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敕及鎮西武靖王卜納剌亦以土番諸部來降 以上皆三年事 七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卜農來朝奉表言安南侵其土境表用金葉長一尺餘潤五寸刻以本國書俾譯者譯之其意曰大 明皇帝登大寶位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特草木耳欽蒙遣使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欣悅萬萬恒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擾疆域殺掠官吏伏願 皇帝垂慈賜以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自然不敢欺凌 上感其意及答班瓜

[illegible]陛辭命中書移咨國王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
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構兵毒害生靈既失事上之禮
又乖交隣之道已咨安南國王即日罷兵本國亦宜各
保疆土所請兵器于王何惜但以占城安南互相爭奪
而朝廷獨賜占城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
請樂器樂人在聲律雖無中外之殊而語音則有華夷
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
選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
免征以示懷柔之意浡泥國王馬合謨沙遣其臣亦思
麻逸表箋貢方物先是　上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

都事沈秩使其國王是其王遣使隨秩等人貢有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龍腦米腦糠腦西洋白布及捧香黃蠟等物表用金箋用銀皆刻番字體彷彿囘鶻賜其國王織金文綺紗羅及其使者綺帛有差浡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闍婆屬國也去闍婆四十五日程產名香異物國王以金佩刀吉貝八布遣敬之等辭不受遣佛麻國故民揑右倫持詔往諭其國并諭雲南八番烏撒等蠻又遣工部主事王伯彥往河州賜山後七驛世襲土官勞哥等文綺銀椀九月三佛齊國王馬哈剌孔八剌卜遣其臣王的力馬罕亦里牙思奉金表

來朝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兜羅綿被茲
布等物先是遣趙秩等使其國告以即位建元平定朔
漠之意至是秩還其國使隨入貢賜賚日本遣使朝貢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于
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
地廣非久居之地民窮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
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
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
中土載諸史冊爲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
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

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
意十一月眞臘國巴山王忽兒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
進表貢方物賀明年正旦賜賚十二月暹羅斛國王叅
烈昭昆牙遣其臣柰思俚儕剌識悉替等來朝進金葉
表貢馴象六足龜及方物并賀明年正旦使還皆加賜
賚　上諭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
其往來近聞福建興化衛指揮李興李春私遣人出海
行賈則濵海軍衛豈無如彼所爲者乎苟不禁戒則人
皆惑利而干於刑憲矣爾其遣人諭止嚴爲之禁犯者
論如律

五年正月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擦嘉兒幹的亦刺甥八兒山奉金葉表貢馬一匹紅撒哈剌一連紅八者藍布四疋紅番布二疋覘米里布四疋白苾布四疋珠子項帶一副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前三年六月遣塔帖木兒持詔諭其國始與俱來　上謂中書省臣曰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賜之加厚侍制王禕論雲南暹羅斛國遣其臣寶財賦等奉表貢黒熊白猴蘇木胡椒及丁香等物遣楊載諭琉球國曰朕既即位詔諭外夷使者所至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南東遠

處海島未及遣報茲特諭爾知之瓜哇國王昔里八達剌蒲遣其臣八的占必等從常使胡克敬來朝上金葉表貢方物納元所授宣勑三道占城國王遣其臣陽寶摩訶入的弗祿等來貢方物琉球國中王察度遣弟泰期等奉表貢方物賜如占城以後皆有賜 土番略烏斯藏貢物鄧愈討大破之

六年正月置西寧衛初大軍取關陝元甘肅行省右丞朶兒只失結任青海來朝進馬 上賜以文綺令還招其舊部曲朶兒只班等不從遁只失結自率所部二千餘人還西寧遣弟賚答等赴 京言其抗命之狀及朱

國公馮勝西征遂以所部從行勝命只失結同指揮徐景追襲朶兒只班獲其金銀印及軍士馬駞甚衆遣其弟答麻送京至是立西寧衛令只失結爲指揮僉事烏思藏帕木竹巴灌頂國師章陽沙伽監藏遣酋長鎻南藏卜以佛像金字書舍利來貢詔置佛寺賜使者文綺襲衣二月置烏思藏朶甘衛指揮使司宣慰司二元帥府招討司四萬戸府十三千戸所四以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指揮同知副使元帥招討萬戸等官九十六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先是遣員外郎許允德使吐蕃令族酋長舉故官至京

授職至是喃加巴藏卜以所舉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來朝貢乞授職名省臺臣言來朝者宜與官職未來者宜勿與　上曰吾以誠心待人彼若不誠曲在彼矣况此人萬里來朝若俟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職名賜衣帽鈔錠仍遣詔諭朶甘烏思藏等處曰我國家受天明命統馭萬方恩撫善良威武不服凡在幅員之內咸推一視之仁近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以所舉烏思藏朶甘思地面故元國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千戶等官自遠來朝陳請職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誠達天命慕義來庭宜從所請以

綏遠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給賜王印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忍甘烏思藏武衛諸司等官鎮撫軍民皆給印自今爲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按一方爲僧者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爲善以共樂太平初玉人造賜喃加巴藏卜印既成以進　上觀其玉未美亟命工易之其制獸鈕塗金銀印池仍加賜綵段表裏二十疋未幾辭歸命河州衛鎮撫韓加里麻等持勑同至西番招諭未附土酋後元帝師之酋項南監藏乞名號玉印不許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誥令比歲或間歲朝貢置洮州

常陽十八族等處千戶所六百戶所九各族都管十七俱以故元舊官爲之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剌吉爲獻阿剌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謂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爲婦人容飾　上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容飾之資徒啟奢靡却不受置西平衛以故元來降知院撒爾禮拜爲指揮僉事洮州三副使阿都兒等以出獵聚衆約故元岐王朶兒只班駐大通山黑子城入寇河蘭二州西寧衛千戶所者公孫哥等擊之斬其知院滿答立等百餘人千戶倫達力戰死寇遂散去九月占城國遣使上言安南以兵侵本國仗天朝威武敗之境

上謹使告捷　上語省臣曰外國各守境土其來久矣前年安南表言占城犯境今占城復稱安南擾邊二國皆事朝廷未審彼此曲直其遣人往諭各宜罷兵息民毋相侵擾仍賜文綺及其使者遣還十一月田儼等使緬國不至而還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百國占城接境謂之緬甸元時最強盛麓川平緬皆服屬之　上聞其嘗通貢于元因遣儼與程斗南張禕錢允恭齎詔往使儼等至安南值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留二年餘不得進有詔召還惟儼至餘皆道卒暹羅斛國王參烈寶毘牙思哩哆囉祿遣其臣柰耶廸哆囉等上表謝因

貢方物其使臣亦自有獻　上命却其使臣所貢者留
王女兄恭烈思辟貢方物于中宮　詔却之後再進至
那十二月三佛齊國王怛麻來沙那阿者遣其臣八刺
足翰來進金表二賀明年正旦并貢方物
七年三月暹羅斛國使臣沙里拔來朝貢方物自言屬
本令其同祭思里儕刺悉議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烏
猪洋遭風壞舟漂至海南達本處官司收獲漂餘蘇木
降香兜羅綿等物來獻省臣以奏　上惟其無表狀旣
言舟覆而方物乃存疑必番商也命却之　詔中書禮
部曰古者中國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不過表誠敬而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欲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古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浡泥三佛齊暹羅斛眞臘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太甚朕所不欲令遵古典而行不必煩數其移文使諸國知之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自西番朶甘烏思藏使還賜冠帶綵衣及襪

五月西域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其府尉麻答兒千戶剌爾嘉來朝貢鎧甲刀劍等物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

東抵罕東西抵天可里北邇瓜州沙南界吐番居無城郭以氊帳爲廬舍產多駝馬牛羊至是來朝貢詔遣使賜卜烟帖木兒織金文綺四疋麻答兒等羅衣二襲仍命召其酋長並爲四部給銅印曰阿端曰阿眞曰苦先曰帖里詔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陞河州衛指揮使韋正爲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朶甘烏思藏三衛陞朶甘烏思藏二衛爲行都指揮司以朶甘衛指揮同知瑣南兀卽爾管招兀卽兒爲都指揮同知詔諭之曰爾西番各族部屬聞我聲教委身納款已嘗頒賞授職建立武衛俾安軍民邇使者還言各官公勤乃職軍民樂業

朕甚嘉焉尚慮彼地廣民稠不立重鎮治之何以宣布
恩威茲立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其朶甘烏思藏
亦陞爲行都指揮使司頒授銀印仍賜各官衣物其餘
來朝者皆封爲灌頂國師王印獅紐詔曰佛教與于西
上善因溥及華夷雖無律以繩頑惟仁心而是則邇來
西番入貢有僧公哥堅藏等深通奥典篤志堅修雖日
適聞特加爾號統治僧徒教中稱首於戲寂寞山房儔
青燈而侶影跏趺磐石對皓月以忘情隨緣于錫杖芒
鞋安分于草衣木食廣施妙利方契善符毋忽初西番
兆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

勘卜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于途勞民甚矣豈宜効之且朕素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七月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等奉表貢馬方物　上皇太子箋貢方物如之十一月暹羅斛國王世子蘇門邦王昭祿群膺遣其臣昭悉里直上箋于　皇太子千秋方物禮部以聞　上命引　使朝東宮獻之十二月撒盛佛寶國師喃加巴藏卜及朶甘行都指揮同知鎖南兀

郎爾等遣使來朝奏舉土官賞竺監藏等五十六人詔增置朶甘思宣慰司及招討等司招討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籠答曰朶甘丹曰朶甘滄塘曰朶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千戶所十七改故元俺卜卒曰四族達魯花赤爲都管朶甘捕盜司爲巡檢司以賞竺監藏等七人爲朶甘都指揮司同知南哥思丹八赤監藏等七人爲烏思藏都指揮同知星吉監藏等十一人爲朶甘宣慰使川㮕藏卜等八人爲朶思等六招討司官管者藏卜等五人爲沙兒可等萬戶府萬戶管卜兒監等十八人爲朶甘思等

一十七千戶所千戶速令一人為倫卜卒日四族都管監藏令占等三人為朵甘巡檢司巡檢遣員外許允德齎詔及誥印往賜之來使哈石監藏等賜衣衾帽靴遣還賞竺監藏誥文曰朕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凡諸設施務在安民凡四夷之長有能撫其衆而悅天心者莫不因其慕義與之爵賞以福斯民爾者西番效順為置烏思藏行都司指揮使司以官其長使綏鎮一方安輯衆庶今復遣使修貢請官朕如其請特以賞竺監藏等為其官爾其恪修藏職毋怠

八年五月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初　上以西番素

崖馬其所用貨錢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之至者益少

至是命戍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

善加撫循以通互市馬稍來集率厚其值償之戍又宣

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相率詣闕謝恩而山後歸德等

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矣九月丙戌三佛齊國王

怛伽烈宇蘭遣其臣談蒙馬哈麻等從招諭拂菻國朝

使普剌等來朝表貢方物十月暹羅斛國遣其臣婆坤

岡信奉表入貢昭禄哆羅副之舟至占城遇風相失昭

禄哆羅以八月至京先進所貢方物至是婆坤岡信至

上其所進金葉表文十一月暹羅斛國舊明臺王世子

昭勅羅斛遣使奈暴崙進金葉表文貢方物

九年四月刑部侍郎李浩先往琉球市馬至是歸得四十匹硫黃千斤國王察度遣其弟泰期從來朝表謝貢方物賜賚浩言其國俗市易不重紈綺但貴磁器鐵釜等物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之九月暹羅斛國王遣其子昭祿群膺奉金葉表貢象及象牙胡椒蘇木之屬已而 上命禮部員外郎王恒蔡韶及印綬往賜以中書省宣使蔡時敏爲之副且詔諭之十二月瓜哇國王八達那巴務遣其臣八智巫沙等上金葉表貢馬及白鹿孔雀犀角之屬

十年四月　命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副將軍討吐蕃先是吐蕃所部川藏邀殺使者鞏哥鎖南等故命愈等討之師分三道進覆其巢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獲馬牛羊十餘萬遂遣凉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

曲先衛指揮沙刺殺故元安南王卜烟帖木兒其子板咱失里殺沙刺以報父讎後板咱失里復爲沙刺部將所殺遣使立三佛齊國王麻那者巫里

十一年四月闍婆國王歷那陀南遣其臣淡岡把來朝貢苾布油紅布香荳蔲等物湓亨國王麻哈剌惹答饒遣其臣淡岡麻都等奉金表貢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

蘇木四千斤及檀乳腦諸香藥百花國王剌丁剌者遣其臣八智亞壇等奉金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哇哇倒掛及胡椒香臘等物溫京節彭亨

十二年正月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江舒朶兒癭嗉于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鄰七站之地命征西將軍沐英移兵討之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等處督軍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遁去我軍追擊獲土官阿昌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等

領兵守之物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令諸將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即率師從洮州鐵城之地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事速宜成山西之軍即令還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再勑李文忠沐英等曰捷音至知番寇潰敗大軍見追餘黨西番已定河州二衞之兵止留其一以一守洮州岷州守禦士卒不可輕動宜留以鎮靜之鐵城諸地民多蓄積軍士可以自供凡有酋長皆送京師山西之兵聞遣還甚合朕意西涼寧夏之兵亦即遣之陝西河南之兵步卒先還騎

士番彼悉收西戎餘寇事在乘勢無至卌三勅平羌將軍丁玉曰松潘僻居萬山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為寇擾我邊民命爾討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已克即還糧于容州進取潘州若盡得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宜高城深池擇士卒勇鷙者守納都疊溪之路其靑州驛道無阻過者聽其出沒不守可也凡來降諸酋長必遣入朝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四川別有調遣朶甘都指揮同知賞竺監藏灌頂國師答力麻巴剌遣使奏舉西番故官十六人為宣慰招討等

官從之八月陜西都司械送番酋二十人稱之發戍海南陜西都指揮使司奏西番首賊雖已遠遁未即擒獲大軍還後恐乘間出沒爲邊民患請發三千騎駐鞏昌臨洮彼若出沒即乘機勦除　上報曰爾言是也但邇者天象數見不可輕動且以騎兵驍勇者就各衛操練有警即出乃爲全策勑莊浪涼州碾北三衛指揮曰近碾北衛來報番將孕耳只巴部下來降備言孕耳只巴與阿卜商三副使爲合之由未審然否然不可不爲之備吾度其人馬不下數萬不久必將入寇爾等宜愼防之士馬不可輕動此時田禾已收野無所掠彼亦安能

又居此不過恃其衆多欲擾邊境宜按兵固守伺隙然後擊之既沓寇來攻英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萬人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九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陽須文旦進表及象馬方物中書臣不以時奏內臣因出外見其使者以聞 上亟召見歎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因勅責省臣曰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彼至誠來貢者吾以禮待今占城既至爾宜以時告禮進其使顧乃泛然若罔聞知宰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者固當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廣洋等皆叩頭謝罪詔釋爪哇使臣還其國先是爪哇東番王勿院勞網

結遣使蘇阿那西番王勿劳波務遣阿烈占壁等俱奉
表貢方物以其失辭留之至是遣之十月賜占城國王
阿答阿者大統曆銷金文綺紗羅衣服等物暹羅斛國
來貢是年僧宗泐等使西域別錄行至塞外遇一老僧泐遂拜曰明天子命往西天覔經去此幾何曰頭仍行不到毋徃祇自勞耳爲我致書天子愼毋發也泐受之歸見具道所以 上發視乃即位時水陸齋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上異之乃止先是李文忠言洮州衛僻
運艱難非便 上勅諭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自
來要地若棄之不守數年後必復爲患糧餉粗有苜蓿
并所獲牛羊分給將士可支二年阿卜商之道必走黒
章咱之地就彼索之可得癭嗉子不問匿于何所必擒

送而後已至是皆俘至京斬之

十三年正月　勑文忠等曰大白見東方順行西征大利宜順天時追擊番寇尋召文忠還二月故元國公脫火赤等屯和林將爲邊患命沐英討之英師至靈州遣侯騎偵知脫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率師渡黄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凡七日夜至其境去穹廬五十里分軍四道銜枚而進合圍之擒脫大赤等盡獲其部曲以歸四月都督濮英練兵西凉襲虜故元柳城王等二十二人兵一千三百餘馬二千餘并符印來上英復請督兵略地開答梅里之路以通商旅賜璽書聽便宜行

戒以慎謀毋忽爾酋紅堤塔族酋長亦上撒卜等來朝別酋占巖獻馬三十匹暹羅斛國貢方物六月濮英兵至西石峪獲故元肖哥失里妻　部下阿哈撒等八十餘人占城使還賜文綺鈔帛璽書諭曰今年九月十八日爾國使至爲朕上壽萬里遠道非王意誠豈能應期若此然覽表辭乃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勿利朕嘗戒爾兩國毋深搆仇讐以安生民令一勝一負終無休息果何爲哉十月丁丑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遣其臣阿烈彝烈時奉金葉表入貢使還詔諭曰爾僻居海島頃嘗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實則慕利朕皆推誠禮待前

者三佛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綬朕嘉其慕義遣使
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奈何設爲奸計誘使者而殺之
豈爾恃險遠敢肆侮如是今使者來本欲拘留以其父
母妻子之戀夷夏則一朕推此心特令歸國爾當省過
自修則將前愆干怒中國則可長守富貴其或不然自
貽伊咎悔將無及先是西域僧板的達同其徒古麻辣
室哩等十二人自中印度來朝命遊五臺山凡六年還
京師居鍾山佛寺既而板的達死古麻辣室哩等乞歸
西域　上勑禮部曰昔板的達來時觀其貌端潔戒
行嚴愼朕甚嘉之及居中國甚久吾中國僧俗亦重其

善行板的達死而古麻辣室哩等篤奉遺教敬如存一
可謂不背其師者矣今乞歸本國且欲以所歷中國風
土人物諭其國王使王不出戶庭坐知中國之盛其意
良善特賜僧號曰孝淨戒師俾西還凡經歷諸國及諸
酋長或問僧何來所歷者幾僧必具言使彼知之且彼
來時朕嘗詢其所歷之地聞其景物多異朕亦喜焉況
彼聞吾中國之大者乎爾禮部備錄朕諭俾僧持歸仍
令所至諸國及諸酋長遇僧至宜善送之
十五年正月爪哇國遣僧阿烈阿兒等奉金表貢黑奴
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二月琉球

國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及其臣亞蘭匏等奉表貢
馬二千匹硫黃二千斤賞賚并遣尚佩監奉御路謙送
其使者歸國
十六年正月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并織金
文綺帛紗羅凡七十二疋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
如之時國中三王爭雄長相攻擊使者歸言其故於是
遣其使亞蘭匏等還國勑諭曰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
之禮自朕即位以來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尚佩
監奉御路謙報王如禮不期王復遣使來謝今令内使
監丞梁民同路謙齎符頒賜王印區區海中一國互爭

不已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修爾德則國用永安并諭二王咸叩首從命二月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出賦如三千戶則三十戶共出一馬四千戶則四十戶共之定爲土賦庶使其知尊君親上奉事朝廷之禮召回回珀珀至京賜以衣靴珀珀明天文之學寓居鄞縣有以其名聞者故召之四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中國人亦有假而索賄者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遇入貢各文

俱於各所經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給
來朝者凡五十九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回答賞賜并
正副使廩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隆殺著為定
式定西番貢數闡化等王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
法王貢僧從十人凡嗣封賜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
大慈恩寺剌麻僧二人充正副使長河等番僧三歲一
貢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小者四五人至
京餘留塞上取道黎雅洮三州
十七年五月命涼州衛指揮使宋晟等討西番叛酋兵
至亦集乃路擒故元海道千戶也先帖木兒國公吳伯

都剌赤平章阿來等及部屬一萬八千七百餘人
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政等先使海南諸國至是還眞臘
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貢胡椒一萬斤蘇
木十萬斤其臣坤思利濟剌試職替等獻翠羽香物餘
十二國皆有獻
二十一年四月禮部主事高惟善自長河西魚通寧
遠等處還上言臣聞安邊在乎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
旣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
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碉門黎雅西接長河
西原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巖州等處漢民往往

爲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戸府仍於
紫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率衆攻仁陽
等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凌黎雅昂嘉等州洪武十年
始隨碉門土酋歸附設巖州雜道二長官司迨今十有
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
襲弊套故也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服之
且巖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尚撥兵戍守就築城堡
開墾山田使近者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域無
事則供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皆爲我用如
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烏思藏朶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

四百餘里得番民二千餘戶非惟黎雅之保障蜀亦永無西顧之憂一也番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販碉門烏茶蜀之所有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嚴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餘特角招徠易馬收稅四事甚具從之詔更四川宣慰司爲武職令戍守邊界控制西番仍命景川侯曹震閱其上馬部伍之數蜀王椿奏西番蠻人作亂燒里崖關遣都指揮瞿能等從涼國公藍玉討之

二十三年玉擊破西番獻捷并奏蠻人攻圍大渡千戶所亦討平之梟土官副使覿著俘其男女數千人

二十四年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唐政使西域賜書諭
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曰朕觀天下有國者莫知其
幾雖限山隔海風俗殊異然好惡之情血氣之類未嘗
異也皇天一視同仁使巨細諸物殊方異類之民咸躋
仁壽有土者無論遠近小大順天事大以保國安民皇
天鑒之亦克昌焉朕膺天命以主黔黎凡亂雄擅聲教
違朕命者兵偃之順命者撫存之是以華夏奠安惟元
臣蠻子哈剌章等尚帥殘兵千近塞生釁遣兵征討勢
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及部屬悉來降
附其間有稱自撒馬罕等處來貿易者凡數百人遣使

送歸本國今又三年矣使者歸㑹别失八里王道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命使不絶豈不保國于攸久乎特遣使嘉勞其悉朕意

二十五年四月藍玉率蘭州諸衛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征西番罕東之地五月玉欲縱兵深入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聞大軍必鳥獸散去我衆雖多無所施莫若綏之遣將招諭宣　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狗阿真川土酋哈昝等懼遁去又襲逃寇祈者孫弗及既而有詔命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

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王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　上意多相率逃亡王不得已乃由隴右抵建昌五月尚膳太監王瑞遷等至河州市馬召必里諸番族以勑諭之諸族皆感恩爭出馬以獻於是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以茶二十餘萬斤給之諸酋大悅還遣使入奏命以馬分給河南山西陝西衛所騎士

二十六年二月遣使往西涼緣邊諸番頒給金銅信符勑諭各族部落曰往者朝廷或有所需於爾必以茶貨酬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擾害爾等使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族頒一符遇有使者

徵發比對相合始許承命否者械至京師罪之西寧番僧三剌貢馬先是三剌爲書招降罕東諸部又𠜂佛剎於碾白南川以居其衆至是始來朝因請護持及寺額上賜名曰瞿曇寺勅曰自有佛以來見佛者無不瞻仰雖兇戾頑劣者亦爲之敬信化惡爲善佛之願力有如是耶今番僧三剌生居西土蹱佛之道廣結人緣輯金帛以𠜂佛剎比者來朝京師朕嘉其向善慕義之誠特賜勅護持諸人不許擾害聽其自在修行違者罪之仍分立僧綱司以其主僧爲都綱

二十七年九月撒馬兒罕駙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

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表曰恭惟 大明皇帝膺
運為兆億主光明廣大照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
臣僻在萬里外恭聞 聖德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
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
皆清明之今又特命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人來中國者
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幽隱之中忽覩天日
站驛相通道路無壅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
豁然國中部落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德惟仰天祝
頌 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
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二十八年十二月遣内使趙達宋福等使暹羅斛國祭其故王賜嗣王蘇門邦綺幣勑諭曰朕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于今暹爲最近邇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嗣位有人臣民歡懌特遣人加禮勑至承受用光前烈

二十九年二月陜西行都指揮僉事張豫言今邊西所統邊衛人地錯雜供給儲糧惟籍内地轉運况各衛軍士多由罪謫既有壯丁代役而老幼尚同在營盤食如將此輩聽于黄河以南直抵陜西以北地曠州縣寄籍

屯種每歲供給正軍俟三年後與土著軍戶一體輸租應役若軍戶有缺就于幼丁內選壯者補役爲便又言各衛軍士年七十以上并老疾無可代者若留在伍虛費糧賞宜令回鄉依親其因罪戍守者則令罷役在營自給所缺之伍別處調補　上並從其言惟老病無親依者令送至京養贍

三十年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渤尼彭亨百花蘇門答刺西洋邦哈刺等凡三十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

濟乃生問諜給我使臣至彼哇國王開知其事戒飭三佛齊禮送還朝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益虔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另為舍倍廩給冬夏衣既歸即為其國丞相凡諸番國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遣人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王曰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從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

庭豈意胡惟庸造逆通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信使肆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中國受學 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胗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盡 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諸國背大恩失君臣之禮據有一撮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倘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從義彼三佛齊以蕞爾之國而持奸于國中可謂不畏禍者爾暹羅國王猶守臣節 皇上所知可轉

達爾生伊其以大義告于三佛齊原係統屬其言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初徹覓為黑的兒火者拘留副使二人得還復遣使諭曰朕即位以來四方諸國商人入我中華互市邊上未嘗阻絕朕復勑吾吏民不得恃強欺謾番商皆獲厚利向者撒麻兒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大將北征執歸朕命居中國互市後知其故俱遣還本國其君長感恩入貢因遣寬徹等出使通好撫以恩信爾反拘吾使者豈禮也哉近年回回入邊者留之待寬徹歸然後遣還及回回爾有父母妻子朕憐其至情不待徹歸即與放回是

用兩遣使賚書往諭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自啟兵端　勑都督府曰古帝王必嚴夷夏之辨蓋戎狄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必生邊患今朶甘烏思藏長河一帶番戎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貿遷有無者也邇因私茶出境馬入互市者少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漸生卽移文蜀府長史啟王發都司官軍于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西番關口巡察朕豈為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邊出番五千餘里彼不可一日無

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盛于宋前

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我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皆濫雜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何以坐制遠夷巡察不嚴邊吏之罪無得輕恕　諭兵部曰巴茶易馬久有定禁奸人私販且假朝廷爲名積殺馬匹以致番人悖信故遣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以傳朕命令条番領牌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巡訪不嚴致有私漏不可不懲于是兵部具禁約事宜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官着藏卜等往番中諭之私販既盛皆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雖藩閫大吏皆畏威奉順時四

月農事方急駙馬都尉歐陽倫適有事陝西令布政使
司移所屬起車數十輛載茶往河州倫家人周保尤縱
暴驅迫有司至蘭縣河橋巡檢司極辱其吏吏不能堪
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
坐誅茶貨沒入以河橋吏不避權貴遣使賫勑嘉勞之
尋李景隆還自西番用茶五十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
百餘匹分給京衛騎士　上諭兵部臣曰古人問君國
之富數馬以對今統一寰宇欲安中國制四夷豈可不
計馬哉守邊諸將初皆精勇久定之後人各怠慢但務
理財罔知備禦如甘肅西京守將宋晟莊德張文傑[illegible]

嘗征討邊夷多獲馬疋收於寨上又以所虜胡人爲家
奴待如親屬諸將曾不思凡征討所得貲畜皆出軍士
之力一旦家奴變生嚮群收而掠去損國威隳軍實禍
且不測夫邊將初意不過借此理財究其流弊或至亡
財此果智者所爲乎爾兵部其以此事諭知自今各邊
守將不得以胡人爲奴所畜馬或千百疋或四五十疋
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官給其直俟朝廷出
師征討恐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償其直
馬少不願鬻者聽此外惟驛傳及太僕寺馬戸得買餘
皆不許

三十一年三月　上謂禮臣曰今天下一統四夷諸番皆以時朝貢至如烏思藏西天八剌國去中國極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　兒買哈剌不臣中國發兵討之固不爲難然鋒刃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長若聽命來朝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致討于是禮部檄打煎爐長河西酋長曰人無貴賤無夷夏凡有血氣莫不畏死好生畏禍好福然與其畏之孰若避之與其好之孰若求之我

皇上受天明命東征西伐不勞餘力四海豪傑頓首歸心已三十年至如遠者莫若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亦

三年一朝不敢後時其故何哉正以君臣之分不可不謹事上之心不可不誠征伐之師不可不懼也是以朝覲之日錫之以金帛勞之以宴禮比其還國則一國之人同榮之今遹打煎爐長河西土酋桑月魯帖木兒賈哈剌之汚不朝久矣豈避禍求福之道耶夫堂堂天朝視爾土酋大海一粟伐之取之盡戮其人猶如燎毛然而姑容不爾較者天地好生之心也今遣使諭爾酋長其思君臣大義以時來朝則福汝生汝獲利爲無窮其或不悛大將將三十萬入爾境問爾罪爾其審哉于是悉來朝貢